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九

明 李清 撰

北史八十三

周楊氏

魏壽陽公主　周千金公主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齊斛律妃　隋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倪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荀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宋婦李氏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覬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題烈后主妃

或曰子列魏宇文后周楊后為烈后先之烈女傳何也前史有此例否予曰無有然皇后位尊而烈女名醫是天子悵不為學士之說也若謝所貴以就所醫則下者愈知所趨矣且皇后前夫見于漢代一而皇后後夫見於魏齊周三代七魏孝莊后也而嫁節閔后也而嫁孝武孝靜后也而嫁齊後主兩后與周靜后也而亦嫁與

同傳則蓋故弓析而分之另題為烈后以此若壽陽主見蕭贊傳千金主見突厥傳蘭陵南陽兩主與襄城華陽兩妃見本史烈女傳皆改附二后後以志同德云

魏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女也后初產日有雲氣滿室芬氲久之幼有風神好陳烈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為太子納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宮不置嬪御帝既廢弒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崩

愚按人知漢孝平王后孝獻曹后周宣楊后而獨不知后何也本傳內末一言定矣既無太原樂平二公主名又無山陽公矣人名而獨以后名正終章矣

周宣帝皇后楊氏名麗華隋文長女帝在東宮武帝納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後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二年二月詔取象四星后及三皇后並加大馬冊授后為天元大皇后又立天中大皇后與后為

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忌五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賜后死逼令引決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闕陳謝叩頭流血乃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他族不利于已聞昉譯已行此詔甚悅後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愈

甚隋文內甚愧之封后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崩于河西詔還京所司備禮祔葬后於周定陵

魏壽陽公主元氏字莒犁彭城王勰女孝莊妹也永安中下嫁丹陽王蕭贊主邑姜贊甚敬之與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齊州刺史爾朱兆陷京師贊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主客至洛陽自逼之主罵曰逆賊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劍而死不為逆賊所汙世隆怒縊

殺之
周千金公主宇文氏文帝子趙王招女大象元年突厥他鉢可汗請和親宣帝以主嫁之隋文專政以主適突厥爲辭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尋皆害之他鉢卒沙鉢畧可汗立及隋文篡位族宇文氏無遺類主傷宗祀覆滅日夜言于沙鉢畧請爲周室復讐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乎與隋戰屢敗兼有內難不得已請和主亦上書

請為一子之例隋文遣虞慶則使于沙鉢略沙鉢略稱
病不拜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入已
而竟拜隋文乃賜主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
然主未嘗一日忘周也沙鉢略卒都藍可汗立會隋文
平陳以陳叔寶屏風賜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
叙陳忘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
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
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鹵庭一朝觀成敗

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隨文聞而惡之禮賜益薄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隋文恐其為變將圖之會言主與所從胡安遂迦私通因發其事事見長孫晟傳隋文下詔廢主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隋文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突利以為然復譖之都藍都藍發怒遂殺主於帳

予論曰吾於周千金公主獨憐且敬也令讀所題屏
風詩雖寓言陳亡實愴懷周滅嗟乎周燼隋熾矣其
一二故臣盡從風靡矣斯時也悲歌憤惋矢雪黍離
恨僅一漂流幽地之公主所當率賫國諸臣羅拜屏
風下而以巾幗鬚眉之氣者乃反加之誣云私於
胡人安遂迦茲按所謂遂迦止因隋人楊欽亡入突
厥故主以遂迦往而合策圖隋耳若果私者真也猶
當録義舉掩隱過顧可以長孫晟之陰謀突利之𧶘

口而既殞其身又汚其名乎彼以十三鏤金帯媚隋文者獨非私于權逆而甘以其身作淫奔之醜婦者哉史臣不罪孝穆私獨罪公主私何也故予為白其心而表其事若此

隋蘭陵公主楊氏字阿五文帝第五女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

愚按奉孝之亡主不能自誓靡他而為後夫死是隋

之雎豫子也吾節取之仍隋書烈女
時年十八矣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
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寵遇初晉
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帝將許之後適述王不悅
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從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
絕將改嫁之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
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
帝以妾適柳家今有罪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

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

隋書載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息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

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于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舊唐書載李密數煬帝罪曰蘭陵公主逼幸告終同齊襄之恥誣乎實乎并録以備考

南陽公主楊氏煬帝長女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及宇文化及弑逆

革命記曰煬帝知歷窮欲南渡江朝士咸言不可帝知其意乃將毒藥醞酒三十石擬于三月十六日宴酖殺百官南陽公主恐其夫死陰告之由是事洩羣逆遂害帝免禍

又通鑑考異曰此處通等有恥弑逆名故推過人主

云耳南陽無是

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惟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動容隕涕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虎賁將將于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弒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

虎賁既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薙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于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讐家恨不手刃君但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吉絶可令速去士及固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拜辭而去

不意梟獍生此鳥鳥但恨其不為男子

齊斛律妃見太子百年傳不忍離之也噫玦猶在手

隋襄城王恪妃循州刺史柳旦女妃姿容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聘為妃未幾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令使者殺之于道恪與辭决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相對慟哭恪死棺歛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後幸不別瘞君之惠也遂撫櫬號慟自經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黄門侍郎龍涸公河南元巖女

隋有兩元巖一封平昌郡公為蜀王秀長史以剛直

耆者是另有傳非此元巖也

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憂懼輒陳義理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

據太子勇傳除長子儼為煬帝所酖外餘子皆分徙嶺表殺之中道非以江都之變也恐誤

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别舍

後因醉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不能早死將見侵辱我之罪也不食卒

舊題烈女

蓋婦人之德雖在温柔立節垂名咸資貞烈温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温柔無以成仁非貞烈無以顯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

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會真或蹈忠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佳名彰于既没徽音傳于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淫僻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並有烈女傳齊周無此篇今得武功孫道温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

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渤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

魏書愷作禮

有才識聰辯强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

止經旬凶問果至積憤數而死時比之秦嘉妻中書令
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
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
終棄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
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形隔勢殊
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
媒致幣遘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
以趣諧欣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慼慼長懷其四時

遇嶮迍横罹塵網伏鑕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于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于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損堂宇長辭母兄其七芒芒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靡儔

鉅鹿魏溥妻房氏常山人後燕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湛

女幼有烈操年十六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黄壚耳房垂泣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溥卒及將大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謂曰新婦何至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

後房内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乃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以啓母命駕給云他行遂歸行數十里家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不反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交遊名勝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輙屏卧不飡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皆此類年六十五終緝子悦後為濟陰大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禄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滯未仕卒

故云處士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不知何許人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醞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名男玉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子出適

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手遂以杖毆殺之有
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王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
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同郡崔元孫女性嚴明有高節歷
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
並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之
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悲傷入白母母曰山
民未見禮教何足遽責但呼兩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

置汝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及至
崔氏處之于榻與共食觀景伯温凊其子侍立堂下未
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顔慙未知心愧且可置
之凡經二十餘日子叩首流血母涕泣乞還方聽之終
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終

貞女兒氏

魏書兒作兕先兄兩見

涇州人許嫁彭老生為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

行貞淑居平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
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姑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
見凌辱若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刺殺
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
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殺魂
而有知自當相報言終絶老生特女衣服珠纓至其叔
宅叔曰若殺汝婦天不祐汝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
以死詔曰老生强暴侵凌貞淑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

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姜名以顯風操

其標墓旌姜號貞女

姚氏婦楊氏閹人符承祖姨家貧承祖為文明太后所

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一

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以衣服皆不受

强與之謂我夫家世貧見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

婢謂我家無食不能供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苦

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汚之後服承祖

見其寒悴乃啟母曰令承祖一身何乏而使姨如是母具語之乃遣人乘車往迎則厲志不起遣人强舉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由是符家内外皆號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妙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弊特免罪其先識如此

張洪祁妻劉氏滎陽京縣人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没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終其身

董景起妻張氏陳留人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翰孝文教入侍後宮幽後表啟悉其辭也

史映周妻耿氏同郡滎陽人年十七適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詔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母澄為楊州日率衆出討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孟勒兵登陴激厲文武諭之逆順咸有奮志

魏書曰親自巡守不避矢石

賊不能克卒全城敕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宣武時金龍為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之會金龍疾不堪部分劉因厲城

民修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隆圖叛劉斬景及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爲敵陷城中絶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訴天俱時號叫俄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城内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具狀奏宣武嘉之正光中封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脩女適范陽盧
元禮性至孝父卒慟幾絕數四賴母崔氏慰勉得全三
年中形骸銷瘠非扶不起及返夫家念與母分隔便損
飲食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
寧乃復故如此者八九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孝
謹母終于洛陽凶問初至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
入口六日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
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

孝女宗

魏書載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為其廢養絕類也孝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志厲義遠不加旌異曷挽澆浮

易其里為孝德里樹孝廬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至性人言其父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卒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數日不勝哀亦

卒太守崔遊申請營墓立碑自為制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鄴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孝女冢

刁思遵妻魯氏滎陽人嫁未踰月思遵亡父母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違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恡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陳情狀有司聞奏節閔詔依式標榜

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安平人万俟醜奴反圍岐州久

之無援趙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完大統六年贈其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孫神妻陳氏河北郡人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侄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妻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櫬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卒文帝詔表其閭

稗史曰顔氏北齊時揚州獄吏妻有絶色太守聞而
奪之遂自刎今傳顔氏小娘子塚是
宋婦李氏見父論傳
譙國夫人冼氏高涼人也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
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已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
諸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義結于本鄉越俗好相攻
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
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

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凉大守寶聘之融本北燕苗裔初燕主馮弘投高麗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覉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捨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遷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

隋書載夫人曰刺史掾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呼君今若往必留君質追君兵衆願且無行以觀其勢

數日還仕果反遣主帥杜平䖍率兵入瀨石實以告夫人曰平䖍入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栅下賊亦可圖從之遷仕果大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

之大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贛石還謂寶曰
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
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子僕年九歲以陳永定
二年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
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
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
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功封信都侯轉入龍太守詔使
持節册夫人為高涼郡太夫人賚繡纓油絡駟馬安車

一乘給鼓吹一部幷麾幢旌節一如刺史儀至德中僕卒陳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因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幷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乃遣其孫瑰師衆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瑰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

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
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與州獄
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
仲宣夫人親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
巡撫諸州其倉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
滕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
南悉定帝拜盎為高州刺史仍以夫人誠效特赦暄拜
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寶州總管封譙國公冊夫人為譙

國夫人開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
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
皇后又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于金篋并
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
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
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
多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
罪狀帝遣使推訥得贓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

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戸贈僕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誠敬夫人

別史曰夫人身長七尺兩乳長二尺餘或冒暑遠行必搭乳肩上

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子善果周末誠攻尉遲迥力戰死于軍母年二十寡父彥睦欲奪其志崔抱善果曰婦人無再醮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

兒棄兒不慈背亡夫無禮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後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開皇初封武德郡公年十四兩授刺史尋為魯郡太守崔賢明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輙坐胡床于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賜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于牀前不敢起崔方起謂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知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

愚按誠亦周臣也當以尉遲迥忠于周室爲殉國耳不得以此語目誠

吾亦望汝副父此心汝既少孤吾孀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至方岳豈汝身所致邪不曉夜思此而妄加嗔怒以驕樂墮公政内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何面目見先人于地下乎崔恒自紡績夜分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秩俸章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

汝年已長吾謂知理令聞此言猶未也汝之秩俸乃天
子酬汝先人當散贍六姻爲先人恵妻子奈何獨擅其
利又緣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皆
然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可自敗名乎初崔自初寡便
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酒肉不妄
陳于前靜室端居未嘗輙出門閤内外姻戚有吉凶事
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
雖親族禮遺不許入門及善果歷任州郡内自出饌于

署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公宇及分僚
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
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
漸驕恣公清平允不及疇昔矣
孝女王舜趙郡人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
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七歲次妹粲五歲又次
妹瑒三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
陰欲復讎長忻殊不爲備及二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輙

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父讐不雪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惟姊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决大帝聞而嘉歎特原之

韓覬妻于氏河南人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覬雖生長膏腴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没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

皆手自捧持及免喪父憐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巳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後惟歲時或歸寧至親族家絶不來往有尊畀就視者送迎皆不出戶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號節婦門終于家

愚按于氏父子兄弟或黨宇文泰或附楊堅隨時俛仰幾不識君父何人名節何事當以此一女愧之

陸讓母馮氏上黨人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問皇末為播州刺史贓貨狼藉為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首垢面詣朝堂數讓罪

隋書載馮氏數讓曰汝無汗馬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而贓貨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皆誣汝若云至尊不憐汝何故治書覆爾忠臣孝子固如是乎不忠不孝何以為人

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

甚切帝愍然改容獻后甚奇其意請于帝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戮讓何以為勸于是集京城士庶于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慈愛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女河南人長孫氏婦也昶在周尚公主為上柱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千牛備身不逆

法度帝以昶故屢原之居士韓悊恒大言曰男兒要當
辮頭反縛遽篨上作獠舞耳每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輙
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若頻死不屈便稱為壯
士釋與交黨與凡三百人趫捷者號餓鶻隊武力者號
逢韓隊鞲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
市里無貴賤皆辟易公御妃主亦莫敢與校昶女每垂
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産昶年高奉養甚濟女時寡
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肥鮮後有人

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于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事當何如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黒白在至尊帝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女知昶必不免不食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欷嗚咽居士竟坐斬昶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女絶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女

言父無罪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終身帝聞嘆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蔣士臨賀人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于汝前雄遂止

將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帝聞將氏言甚異之封安樂君縣時伊州寡婦胡氏不知何許人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江南之亂亦諷諭宗黨守節無從叛逆封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夫亡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葬八喪為州里所敬文帝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漢王諒起兵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河東人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爲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

人皆有色柳氏謂之曰汝父已死我自誓不生矣然家

風有素義不受辱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

惟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清河崔儦女家有禮度

隋書曰元楷父為僕射重崔氏門望遂聘為元楷妻

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義

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

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

女爲僕射子妻令日自可即死終不爲爾賊婦羣賊毁

裂其衣縛於床簀上將陵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

力已屈當惟命賊遂釋之崔因著衣突取賊刀倚樹而

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

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

論曰婦人職主中饋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而未

臻其極至于明識遠圖貞心峻節惟義所高攻之圖史

亦何代無之哉魏隋所叙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

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賢邁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

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綿之于後比其

美節何以尚兹故知蘭玉芳貞乃稟其性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九